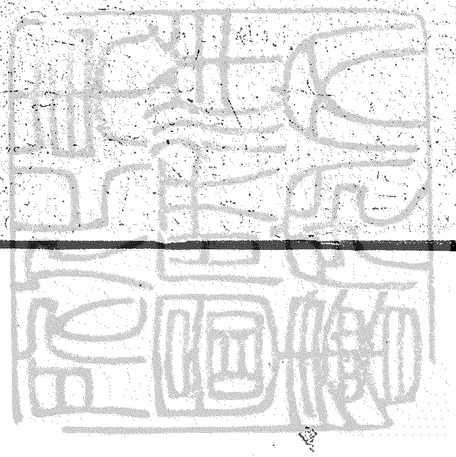

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69

群書考索卷之六十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用門

銅錢類

宋朝國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

太宗至道中歲八十萬貫

真宗景德末一百八十三萬貫○天禧末一百五萬貫（祥符後坑多不發也）

仁宗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中三百萬貫

神宗熙寧以後歲鑄銅錢共六百餘萬貫（出類苑）

宋朝鑄錢之目

國初歲鑄緡錢三百二十萬東南則二百五十萬

神宗元豐增至五百○熙寧以後漸虧其舊銅窟消耗苗脉不興乃始

浸鐵為銅謂之膽銅今日則歲僅十五萬緡

宋朝東南鑄錢之監

江州有廣寧監（咸平二年置額二十萬。紹興寄役贛州及池州）。有永豐監（至道三年置額四十萬。紹興寄役贛州）。建州有豐國監（咸平三年置額二十萬）。韶州有永通監（景德八年置額四十八萬一會要云十萬）以至監絳州之典錢（大錢）十三萬。衛州之黎陽（熙寧七年置額三萬七緡）。與夫衛州之監亭（十五萬）。陸州之神泉（十五萬）。熙寧八年以神泉為名

宋朝設監之所

又有永平監（在饒州唐肅宗乾元初置額四十五萬）。阜民監（在惠州）。保興監（在郴州）。鑄錢院（在虔州大觀四年置紹興勅廣寧永豐二監寄此）

亦設監之所

太宗至道二年冬十月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先是饒州有永平監兵匠多而銅錫不給知州馬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於池州詔從之於是歲增鑄上數十萬（長編）。太平興國二年初李煜舊用鐵錢於民不便樊若水請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採並取以給官鑄諸州官所則銅錢盡發以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糴爰銅錢既不渡江盖以新錢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且除銅錢渡江之禁詔從其便民甚便之（長編）太平興國八年張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日上面命曰江左初平民間不便事一一條奏齊賢曰臣聞江左舊以鐵為幣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而官責課頗受鞭撻此最不便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為朕密經營之初李氏歲鑄六萬貫自克復增洛匠然不過七萬貫常患銅及鉛錫之不給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釗歷指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即詣闕面陳其事詔可之然唐永平錢法內好周郭精妙齊賢所鑄雖增數倍而稍為粗惡矣（長編）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先是宰相張齊賢上言今之所患錢貨未至多望擇使臣往逐處相度添價又招誘人戶淘採鉛錫仍按行銅山易得薪炭處置監鑄錢如此二十年間可得百五十萬貫即遣虞部員外郎馮亮

未見內供奉官白承睿往幹其事庚申亮等言饒池江建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乃以亮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事承睿同提點焉（長編）○祥符九年李溥言饒池江杭四州錢監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三萬斤四監及產銅州軍見管銅共一百五十二萬一斤二百餘斤又信州陰山等處銅坑自咸平初興發商旅競集官場歲買五六萬斤採取既多其後止二三百萬斤望酌中定額上曰朕嘗記咸平中陳恕以江南銅多請官少市未幾銅礦漸少迄今常苦不豐天地所育皆貴濟用豈人心可料其增損耶（長編）天禧五年錢幣之制有銅鐵二等凡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寧府曰豐國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長編）

神宗熙寧五年丁卯內藏庫言勘會饒池江建等州近年額鑄錢一百五萬貫并額外增剩錢久來並納內藏庫每年却退錢六十萬貫并三[illegible]一次支南郊錢一百萬貫赴三司顯見往復欲乞下三司自今年額鑄錢一百五萬貫內支一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貫六百六十七文并饒池江建州監鑄到額外剩錢並納本庫外餘錢並令左藏庫受更不令本庫逐年退錢六十萬貫并每次南郊支錢一百萬貫與三司仍乞減放兵上庫掐子節級共三十人歸左藏庫每日只輪差軍掐子三人赴庫知遇諸處支納錢實豫合使人數邊旋於左藏庫計會勾喚從之（長編）○熙寧七年廣東轉運司言韶州永通阜民二監歲鑄錢八十萬此又增鑄錢二十萬近有旨改鑄折二錢一歲比小錢可增二十萬貫乞以所募舟運至發運司改充小錢入京以為軍國之計上批惠州阜民錢監洽平四年置所鑄錢繫內藏歲額止前年後撥與轉運司買銅令既有羨餘宜復歸內藏庫

徽宗崇寧三年十二月復置阜民監熙寧間始置元祐元年罷於是從提舉廣東常平兼措置韶州鑄錢王覺奏請復之（長編）○崇寧五年戶部狀近契勘江池饒建州錢監各有拖欠下未鑄戶部無額上供錢萬數

浩斡雖累牒遂州鑄錢司轉運發運司等處催促終不見補鑄起發契勘在京支費浩大自今急闕見錢已借用朝廷封樁錢接助支遣拖下未鑄小平錢共二百一十八萬餘貫令工部案劾施行從之（長編）。崇寧五年中書省勘會諸路歲收銅數又鑄錢合用銅數下項一每年約收諸色銅六百六十餘萬斤舊銅錫約收四百六十餘萬斤膽銅約收一百萬斤礦銅約收七十萬斤礦銅繫用（沿料淘尋到即不常有）新銅錫約收三十餘萬斤一諸路十監每年共鑄錢二百八十萬貫合要銅一千一十一萬五千斤內建州錢監本路自有銅外逐年合要銅九百六十三萬五千斤一錢監合用銅除上供錢已得足備外其餘錢監闕少銅三百三萬五千斤一錢監去處所鑄錢數共二百八十九萬四百貫江州廣寧（二十四萬貫）池州永豐（三十四萬五十貫）饒州永平（四十六萬五千貫）建州豐國（二十四萬四百貫）繫鑄上供錢共一百三十三萬四百貫撫州監亭（二十萬貫）舒州國安（三十萬貫）睦州神泉（一十五萬六貫）鄂州寶泉（一十萬貫）韶州永通（八十三萬貫）梧州元豐（一十八萬貫）繫鑄逐路支使錢等共一百五十六萬貫詔少闕數及合用銅本令尚書省措置仍差承議郎蘇茂提舉措置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銅事（長編）

大觀元年蘭州新置銅監曰廣阜從王祖道奏請也（長編）。大觀二年開封尹兼提舉京畿錢監宋喬年言檢准近降朝旨諸路錢監見鑄大觀小平錢並依舊料例仍令崇寧監別鑄樣臣今勒崇寧東監工匠鑄到錫母五文足烏背銅樣錢五文足瀍銅樣錢五文足紐計到逐等本錢內烏背錢五文足漉銅樣錢五文有零每人日鑄四百三十五文漉銅錢每貫九百六十三文有零每人日鑄七百一十六文官吏請給不在此數詔烏背亦及工力稍大致虧戶部上供之數可以漉銅錢下諸路令依樣鑄（長編）

高宗初諸州鑄錢監惟饒之永平最古自唐乾元初已創本朝於至道中增池之永豐咸平中增江之廣寧而處之鑄錢院大觀末始建矣與以鼓鑄殊損舊數而官吏猥衆往往虛糜廩給是年始令永豐監卒寓役於處蓋務少以就多也（小曆）。吏部郎中劉大中言鼓鑄爲國利源處饒兩司歲鑄一百五萬緡留四十五萬緡循環爲本合發五十九萬

餘緡而元年二年共止鑄二十萬緡截支外止發一十二萬緡却用銅本錢給兵匠總三十五萬餘緡餘實鑄外虛費一十九萬餘緡豈止所得償所費而已事下工部本部言江州廣寧監合鑄二十四萬貫池州永豐監合鑄三十四萬貫比經殘破以兩監工匠池併入饒江併入虔外其鑄額合令認發十二月癸未詔從之（小曆）。紹興三十二年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六十萬自紹興以來權以五十萬為額而虧額甚多止及十萬一千貫（紀事）

孝宗乾道劉子言祖額認定初監共一百六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貫八百文目今認定諸監權以三十萬為額紹興三十二年分用坑錫銅鑄到錢一十萬四十貫比額拖欠三十九萬六十貫乾道元年鑄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矣。淳熙五年陳亮奏嘗即永平監觀之唐制歲鑄錢六萬耳國初增為七萬。太平興國八年張齊賢為運使增其數至三十萬又增永豐監共鑄六十四萬矣永平一監數增十倍則其他採鑄之利又可知也

宋國朝錢監之條目也

太祖建隆三年勑如聞近日緣邊州府多從蕃部將錢出界枉錢銷鎔許人告捉不以多少並給與告人充賞其經歷地分應干繫兵校並當重斷十貫已上處死（會要）。開寶元年九月詔曰舊禁銅錢無出化外乃聞沿邊縱弛不復檢察自今五貫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貫以上其罪死（長編）。開寶六年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長編）

太宗興國三年關防守吏謹視蕃商無得闌出銅錢故敢縱者罪之有差邊民商旅帶銅錢出漢界處死（會要）

真宗祥符六年申禁廣州蕃漢商旅將帶銅錢過海（會要）

徽宗大觀二年詔訪聞北虜所行錢幣多用中國小平錢以木匣盛貯車乘船載及燕涿莊歎盜糴中國斛斗若因循不已則匱中國而實夷狄非計之善也諸路帥臣當務體同宜多力禁止如有違犯帥臣當行竄黜透漏官司於常法外重加軍法

高宗紹興中宣諭官言二廣郡透漏銅錢應帥臣監司守倅巡捕當職

官失察者乞比犯人減等坐罪

孝宗乾道六年詔淮南運司如船載錢實一文以上過界流配一貫以上不以官蔭並以軍法施行。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半禁銅器及金銀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我祖宗禁銅錢之出於外夷也

太祖建隆三年禁諸州鐵鑞錢及江南所鑄唐國通寶錢民間有者悉送官所在設棘圍以受之敢有藏隱許人告重寘之法（長編）。建隆三年夏詔奉使江南者毋得將其國所用錢過江北（長編）

太宗興國四年先禁銅錢不得入劒南界自今兩川民許雜用銅鐵錢不得出他境（長編）

我祖宗禁銅錢之過於外界也

太祖乾德五年詔有司言民間新小錢侵紊法制請州輕小惡錢及鐵鑞錢限到一月內送官違者罪之有差敢私鑄者棄市（會要）

太宗興國二年詔訪聞民間多用新小錢自今銅錢須及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其間有新小錢不及新定斤兩者限一月陳首納官據斤兩給銅價錢限外犯者罪之有差私鑄之人作法處死。興國九年又詔兩京諸道申明舊禁（會要）。雍熙元年八月有司言江南饒洪信等州民多盜買官銅雜鉛錫鑄新錢請禁之壬辰詔江南諸州止得用舊錢官庫所鑄新錢每貫及四斤半者悉送闕下不及者銷毀之又以民間尚多惡錢復申乾德五年之禁稍峻其法（長編）。端拱元年內侍蕭延特使嶺表以民間私鑄三等錢來上具言多與蠻人貿易侵敗其法因詔察民敢有私鑄及銷鎔好錢作薄惡者並棄市輒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會要）

徽宗大觀元年知開封縣曹沔乞自今犯私鑄錢人依偽造行印法遇赦降特不原免巡捕官司故縱亦如之從之

孝宗淳熙九年臣寮劄子奏聞泉貨之乏公私所患議者欲革銷鑄之弊而不知其致弊之由是以其弊終不能去臣近從江西一路切見人間多是沙毛盖緣游氏無賴之徒群聚山谷銷毀崇寧大錢之一模鑄

沙毛二十毛錢脆薄易於破壞十數年來此錢甚行多是金銀鋪及諸色庫戶以見錢六百換易沙毛一貫私相貿易動以千萬緡計欲望睿斷行下江西諸路州軍應官司入納及諸色鋪庫人戶交易並不得用沙毛重立賞格每貫用及一文以上許人陳告將犯人準新錢法斷遣如是則弊源既塞而銷鑄之患不期革而自革矣

我祖宗禁銅錢之流於薄惡也

太宗詔除佛像鐘磬銅鑑外民間銅器限一月悉送官給價償之（會要）。興國八年鹽鐵使王明言沿邊歲運銅錢五千貫於靈州市馬七百里沙磧無郵傳冬夏少水負擔者甚以為勞但人得銅錢悉銷鑄為器郡國歲鑄錢不能充其用望罷去自今只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馬從之（會要）

真宗天禧元年三司奏僧人百姓收買官銅鑄鐘多接便召人施見錢拋入所鎔鐘內一處鑄造銷耗錢寶甚為非便欲望自今凡買銅鑄令逐處差官監守如將錢夾帶銷鎔許人陳告其鑄匠并拾錢人乞行嚴斷監官重行朝典從之（會要）

仁宗天聖元年應銅鑄錢差官監守如以錢銷鎔許人陳告

高宗紹興中臣寮言民以錢十文捎銅一兩鑄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民既輕於犯法矣而士大夫之愛奇者百計收蓄羅列几席以為玩好乞嚴鈺銷之禁。紹興三十八年上曰洪邁論鑄錢利害頗有可采前後銅禁指揮非不嚴備而行之不嚴殆成虛文今若止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銅器然後申嚴法禁宜毋不載者有旨出御府千餘件付外銷毀有旨士庶之家送納輸銅器并開其見任寄居官及形勢之家所納過者并斤重職位（姓）名奏省照會國史

孝宗淳熙十年臣寮劄子勘會昨降指揮拘毀官司銅器禁銷錢寶前後措置斷罷條法指揮非不嚴備然其間有許置造行用之物別無關防置民間藉以為奸十一月十九日奉聖旨將鐘磬鐃鈸鏵許官司銅鑼并照子鍍作鈿鈒錄鑵等今後亦不許鑄造仍委守令盡數根括鑄銅器之家拘收作具動使入官與免罷責令改業籍定姓名應民戶每五家為一保如有違犯保內不陳首並減正犯人一等科罪餘依前後

禁約罪賞條法指揮施行具僧道及士庶之家見有銅器許賫赴所在州縣當官鑴鑿題記仍給憑由照驗如違依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不送納入官者斷罪追賞內公私必用之物官為製造給賞仍令工部條具申取朝廷指揮

此皆祖宗禁銅錢之銷於器用也

神宗朝王安石用政治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防海船不復識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虜皆山積。熙寧八年十月張方平又嘗論錢禁曰臣伏以錢者國之重利日用之所急生民衣食之所資有天下者以此制伏事變立萬貨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而廻錢本中國寶貨乃與四夷共用又有廢龍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五倍如此遂州置鑪每爐增課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長編）。神宗嘗問公私錢幣皆虛錢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沈括曰錢之所以耗者八其不可救者二可救者五無足患者一生齒日繁水火削敗此不可救者二銅禁既開銷多為器鈔法數易富家不蓄鈔而蓄錢古為幣之物多而不專賴於錢今金銀為器而不為幣今若應輸錢者輸金銀則為幣之路廣錢利於流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減萬緡使流轉於天下何患錢之不多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錢泄於虜者不知其幾何首當禁也此可以救者五河湟之間孤絕一隅歲運中都之幣以實塞下而兆民間冶鐵為幣者又四十萬緡歲積于三州之境物出於三州有窮是時粟斗百錢今四五倍矣此錢多之為禍也今莫若泄之羗中聽其私易以吾之滯積而得戰馬氈羊有用之物歲入之芻粟遂減數倍之價所淺不過岷山之鐵耳此不足為害者一也。

張方平上疏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府庫例皆空虛人戶既無拘積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

又臣寮奏議錢禁之疏也

以一當二則起於仁祖嘉祐司儀之制。以一當二則起於仁祖慶曆

陝西之法。以一當十則又起於序儀袁院之請

此皆背祖宗錢幣之大畧也

仁宗慶曆三年鄭戩請鑄當十錢以一當三至今賴之夏安期為河東轉運使民多盜鑄一當十錢乃興四監以復舊法。慶曆八年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一月）獻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西都運使張奎（慶曆元年五月）（奎在陝西都漕）知永興軍范雍（慶曆元年五月雍知永興軍）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元年九月）及奎徙河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江東鑄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據實錄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虢饒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江池饒三州見元年）（十一月虢於未見當具范雍所議）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長編）。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

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須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以舊銅鉛錫鑄當一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長編）。熙寧七年六月秦鳳路轉運司請於秦鳳翔府斜谷置監鑄折五折十錢乞降御書字樣詔進鑄折二錢。熙寧九年壬辰三司言奉詔折二錢可且未得支用別聽指揮前已詔諸路通行今未當止禁在京或令諸路並罷。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鑄於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訴三司者以致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及冊以進呈上又云但

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敢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繫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為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以為極論者葢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為奸人窺伺恐弄折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罷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

徽宗崇寧二年鑄大銅錢以一當十夾錫錢以一當二民間盜鑄甚衆於是罷之今則以一當三○崇寧三年正月戊子罷鑄小平錢及當五錢並作當十大錢尚書省勘會崇寧二年五月十三日已降朝旨令江池饒建州將每年所鑄上供小平錢縮減分數於每貫上增入料例鑄當五大錢以聖宋通寶為文仍背鑄真書當五二字及後來節次指揮并降陝西所鑄當十錢樣令依倣鑄造當五錢樣去訖今契勘陝西路所鑄當十錢見令行使遍於天下甚有利濟若將上件江池饒建州所

南例指揮市肆交易並須以八十五文為陌不得更有不依移（會要）

所以八十文為百云（唐志）

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錢為百

後唐天成中又減五錢

漢乾祐初復減三錢

國初因漢制其輸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為百者丁酉詔所在悉用七十七為百每千錢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錢民先有蓄藏者悉令送官官據銅給其直（通畧）

太宗詔聞江南民多用新小錢自今所用銅錢每貫七百七十陌須及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會要）

群書考索卷之六十

（後集）

群書考索卷六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財用門

鐵錢類

鐵錢

虞夏之時鏐鐵之貢載於書其後

漢武帝世孔僅龍鹽鐵郡國置鹽鐵官

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願罷鹽鐵桑洪羊難以為足國安邊之本不可

廢

元帝雖罷而尋復

後漢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官百姓貨幣不行

梁武帝普通中罷銅冬鑄鐵錢而易得人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

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商旅姦詐之徒因之以求利矣

唐初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鐵山五憲宗元和中鐵二百七萬斤宣宗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鐵山七十一歲率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五代吳越王洪佐議鑄鐵錢其弟洪億言鑄鐵錢有八害乃止

宋朝慮銅錢之出蕃界故於沿邊之地如川如陝如淮並用鐵錢興州有濟衆監（三萬九千）嘉州有豐遠監（四萬）邛州有惠民監（十二萬）岷州有鎮錢監（十二萬五十）此鐵監之所由立也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望於鼎州饒州產銅處鑄錢即令諸州鐵錢爲農器以給河北諸州流民之歸附者詔從之先是李煜據有江南之地國用窘乏建隆四年其大臣韓熙載請鑄每十錢即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乾德開寶中遂不用銅錢一直鐵錢十及李煜歸朝鑄錢益無用至是復用錢民甚便之。興國四年詔先禁銅錢不得入劍南界宜除之自今兩川民許雜用銅鐵錢其銅鐵即不得出他境邊郡諸疆界謹視之。興國五年張諤言川陝民鐵錢十直銅錢一輸租即十取一自平蜀失於裁制物價滋長鐵錢彌賤舊夷人銅一斤給鐵錢二百望增爲千錢可以大獲因而鑄錢詔夷人銅一斤給鐵錢五百從之。興國七年詔諸州輸錢依舊止納鐵錢。僞蜀廣政中始鑄鐵錢每鐵錢一千兼以銅錢四百凡銀一兩直錢千七百絹一疋直錢千二百而鐵工精好殆與銅相亂既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又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增長尋又禁銅錢入川界鐵錢十乃直銅錢一。太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令民輸租及榷利每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每銅錢一得鐵錢十又四其明年轉運副使右贊善大夫張諤言舊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二百望增爲千錢可以大獲因復鑄銅錢民租當輸錢者許且令輸銀及絹候銅錢多即

漸令輸之詔許市吏入銅斤止給錢五百然卒難得銅而轉運副使右補闕聶泳同轉運秘書丞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每歲遞增一分后十歲即全取銅錢詔從其請祥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益苦之或銷毀佛像毀器用盜發古冢纔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衆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具言其弊乃詔使臣吳承勳馳傳至成都府審度利害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或皆持兩端莫敢正言仲甫責之曰君等御前及第天子門生何得不為長久計反畏聶補闕范秘丞乎乃皆言其不便召聶泳范祥及東川轉運使覃同轉運下御史獄泳覃授舂配役將作監祥倫免為庶人覃倫亦以月俸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故也。興國八年奚嶼言福建諸州少銅錢請於建州鑄大鐵錢從之以太平通寶為文與銅錢並行尋以不便罷之。興國九年詔川陝路舊許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今罷之先是西川轉運使劉度建議如此至是監鐵使明言官既換易即私下必更增添銅鐵錢遂至長起物價乞降估之諸物價錢各仰本處撿會未使銅錢之時近年時估物價曉示指揮買賣之人不得違越若或減一任隨時敕命纔行人心以泰能久曉示固是永便公私切知近來漸增物價乞申舊詔從之。淳化二年趙安易上言劍南東西川鐵錢甚賤物騰民困請如劉備時錢十當百事下集議李惟清言非便不從乃遣安易往川陝路鼓鑄終歲纔得三千餘貫衆議以為非罷之。咸平二年西京左藏庫王允恭言川陝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之一今輸鐵錢之十且民入田稅以十為一官失其九矣吏卒俸給增一為五又失其四矣吏卒得用十復失其半矣且饒信之銅積數千萬若運峽蜀俾鑿益遂路各置監鼓鑄歲用均給不足則悉用銅錢矣義雖未用然自吏卒俸給始改用鐵錢之十易銅錢之一。景德二年知益州張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景德元寶大鐵錢今依福州鐵錢每貫用鐵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兩成直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甚便從之（會要上益）。祥符六年益州路轉運使趙稹上言兩川大鐵錢公私未便見管銅數頗多欲鑄成大銅錢一以當十命三

司相度利害以聞（會要）。祥符七年益州凌策等請鑄大鐵錢每貫重十二斤兩以一當十其使舊錢亦仍舊行用從之先是西川小鐵錢每十當一貿易甚便其後別鑄大錢每貫重二十五斤每一當小錢之十三司言有盜鎔大錢二十五斤範爲器用鬻其直二千故盜鎔者衆榮言錢輕則行者費鐵少則鎔者自息故請改鑄（會要）。天禧五年鑄鐵錢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衆益州雅州舊有監後廢之大錢貫重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歲鑄總二十一萬餘貫銅錢行於天下鐵錢止於川峽（長編）

仁宗慶曆八年正月奎復奏晉澤潞三州及威勝軍（實錄云在五年）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其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爲不便知幷州鄭戩（六年二月戩知幷州）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人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澤州）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囊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北虜亦能鑄鐵錢以易邊關銅錢而去所害尤甚（長編）。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曰六月乙未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寖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較弊不先自擿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州大銅錢一當小銅錢三又言姦人所以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不必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七月辛丑）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日一當三。嘉祐四年二月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長編）。嘉祐四年詔如聞陝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故市易不通其以見行當三大鐵錢並當小鐵錢之三本路官員已支三月俸者即計其數貼支（長編）。先是議者欲變大鐵錢當一提點刑獄陸詵言民間貴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一當三猶輕之今令與小錢均直則大

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無幾而兩貫可以通行兼盜鑄計其物直無贏則必自止而陝西舊藏饒州大錢闕緣民間久不敢用今既無盜鑄則亦可以兼行四者皆便又言既更錢法前日民負官緡者法應如數追納望分蠲其一詔悉行之自是盜鑄乃止然人之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

神宗熙寧八年永興軍等路轉見管私鐵錢轉運司九萬餘緡常平司十一萬餘緡并買民間私鐵錢數十萬斤並當改鑄省樣錢欲除永興軍河中陝西銅錢監添匠鼓鑄外更於商虢洛南增置三監耀鄜權置兩監共九監鼓鑄永興鄜耀河中陝去鐵冶遠第改鑄偽錢一年可畢商州洛南華虢最近鐵可以久行鄜州等五處候改鑄罷工匠併入商州等四監然後專鑄大錢從之仍委皮公弼總制營辦先是安撫轉運司出牓收買四等私錢一切禁斷舊通用錢而以銅錢易之以官庫見管并換到通用私小錢重行鼓鑄而熊本以為如此則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後條約惟揀欽濤漏貫字樣不明等私錢相當依法施行入官銷毀應自來通用錢並令行使如故其官庫不堪用鐵等錢即別置錢監增圓物料比省樣微如別異鑄熙寧重寶詔逐司具官私合改錢數各計若干及如何措置以聞至是轉運司條具來上故有是詔○熙寧八年三月丁酉詔秦鳳等路都轉運司相度所鑄大鐵錢納補足所廢監錢數外不須廣鑄委熊本總制營辦○岷州置鑄錢監令知熙州高遵裕轉運副使張穆之提舉以遵裕言威遠監所鑄折二錢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鐵冶暴發若增置一監歲可得緡錢四十萬故命置監焉仍賜監名曰滔山○熙寧八年十二月是月復雲南軍雲安監置舒州同安監京兆華耀陝州鑄錢監○熙寧九年四月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比者改鑄私錢悉為省樣盜鑄并迹人情少安今又許通使私錢恐盜鑄復起錢色紛久難辨詔三司指揮汪輔之所簡可用鐵錢永得通行先具數以聞○熙寧九年七月丙子詔訪聞陝西自罷監錢后軍民交易尚為兼并之家不肯以省樣鐵錢與銅錢一般行使令兩路轉運司分明牓諭之如有所犯即行嚴斷仍令衆五日○熙

寧九年九月中書言陝西官司所納不堪用私鑄錢百一十五萬九千八百餘緡初言止有二十餘萬緡一年可改鑄畢今其數乃如此又稱每年止鑄大錢九千一百五十餘緡其違法納私錢官司欲令三司依法施行從之。熙寧九年侍御史周尹言臣聞錢幣之用古者或謂之泉欲其流而無滯或謂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經由永興秦鳳路伏見盜鑄錢不少聞其本末蓋是錢法用一當二鐵錢易得而民間盜鑄者費少利倍又訪聞得所在官中積貯者約有數百餘貫民間收藏者猶不在其數緣上件錢貨起初元以一當十後來減為折三近歲又作折二已於國家重貨十損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損一分所以不敢輒有奏請昨來朝廷差汪輔之逐路揀選鐵錢萬數不多令三司指揮更不行用仍令改鑄就令改鑄務監每一日鑄及三千貫即一年之內除節假旬假實有三百日課程約只見九十萬貫以參計三三年間未滿數百萬貫況日課未必及三千貫之數也若改鑄之錢只仍舊作折三即民間盜鑄定亦不可止絕臣欲望將折二鐵錢更不別行改鑄亦不須揀選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則盜鑄者所獲之利不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嚴重辟而農商省交易獲泉貨通流之利且約官中所有止就四百萬貫言之若以二為一即猶得二百萬貫之數致力簡省便可行用從之。熙寧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言鑄大錢欲乞但依舊額今後如有添鑄乞陝除西河北河東外諸路並鑄小錢又言河北西路轉運司請於邢磁州置監鼓鑄折二錢十萬貫今相度欲於永興軍路鑄折二錢十萬貫却於河北西路添鑄大銅錢並從之。元豐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轉運司言興州濟衆監每歲舊鑄錢四萬一千緡計支本錢二萬四千緡得息萬七千緡應副茶場司今若依蒲宗閔奏請增鑄常使錢三萬一千緡通舊鑄及額錢總七萬二千餘緡共支本錢四萬一千三百餘緡可得息錢三萬緡其宗閔所乞鑄一半大錢欲並鑄折二大錢不惟便於行用兼省工費得收息入茶場司足用及限一年發還本錢從之仍令止鑄本路見使錢。元豐六年陝西轉運司言同州韓城縣山鐵礦及苗脉深厚可置錢監及渭州華

亭縣博濟監因循廢罷欲於黃石河鑄冶務復置監廢秦隴州鐵監從之○元豐七年京東路都轉運使吳居厚言徐州利國監鐵素良堪用乞置寶豐下監每歲除供給公使外鑄折二錢三十萬緡委清河輦運司以次附帶上京寄納卻令三門輦運司具舟載至河中府因回腳盤車入陝府轉移用度歲歲如此不為無助乞從臣相度條畫立法詔盡二分費用及自利國監至京腳直以聞今約鑄折二鐵錢二十萬緡當費用及至京師直計萬五千四十緡詔付戶部關工部並如居厚所奏

哲宗紹聖三年七月三省言陝西路比年鐵錢益輕鈔價踴貴公私受敝詔度支郎中任公裕與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馬事陸師閔同本路轉運司相度措置講究利害先是上問於曾布曰陝西錢輕欲變法鄭雍欲給鈔安燾云只是富得百姓雖不曉布曰六貫鈔見賣十三貫正當給鈔以平鈔價鈔價減則鐵錢重鹽課增商旅行人不食貴鹽未見其不可與其欲減鐵錢以兩文當一公私坐耗其藏鏹之半未見其利百姓因欲其富何可使貧兼未見其但富百姓而有害哉

公家因言燾素不曉事恐其言未必可取上曰燾與章惇等皆以為不可布曰但令條陳其不可之狀則利害可見矣上又曰錢法終須變布曰此事體大臣不敢輕議鄭戩在河東變鐵錢以三當一當時人情極洶洶不安今日還變坐耗公私之半必更沸騰臣未知的確利害不敢以為可變況今鈔法已弊給鈔以救錢輕之患正是今日所宜雍之說恐可行爾（長編）

徽宗大觀元年詔河北昨鑄夾錫當五錢其樣製大小類當十銅錢若或行用姦民趨利染為銅色私作當十難於驗察宜改鑄當二自今可令計備物料廣鑄當二以足一路之費（長編夏四月）○大觀元年詔曰錢為國之利柄以方圓銖兩而寄富貴貧賤之權若為姦黨所操則利柄失矣今淮浙福建官吏曠職縱姦挾私盜鑄公行有誤良民公然受弊其令監司相度以官錢為樣懸之市肆告諭民戶有不如樣限一季投納官以一償五限滿不納加罪一等仍以所納錢更鑄補還出榜告諭使長知之（長編）○大觀元年丙申詔東南依已降分數指揮鑄小平錢崇寧

監只鑄當十錢（長編九月）。大觀二年御筆陝西轉運判官張樽新進鑄錢錫鐵錢樣僅錫少鐵多既多必蹐與盜鑄者真偽難辨可只依舊鼓鑄不得裁減乃遂行下御筆比以四川鐵錢猥多錢輕物重若更許陝西鐵錢入川行用則弊益以輕物益以貴非平價裕民之道其陝西鐵錢可更不許入川行用（長編）。大觀四年春詔錢與物同少則貴多則賤當十錢法行之方定鑄而不絕源源而來數既多法隳而弊私鑄復興混殽無別其法必壞非長久之術詔鑄錢監並依舊額止鼓鑄小平錢其從路皆權改鑄當十錢數等並罷新置河東河北陝西諸監鼓鑄當十銅錢夾錫鐵錢可罷鑄當十銅錢外仍尚鑄者取索如新監無鐵炭不可鼓鑄去處相度減罷外有合存留者擬定將上取旨仍令開封府立法行下（長編）。大觀四年秋七月張商英言當十錢為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凡四方客旅之貨交易得錢者必太半入中末鹽鈔收買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市井行鋪故上下內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千則為小車八十千錢輕齎則告牒為帶為貨鹽鈔非併虛擡之患則不行臣今欲權借內庫并密院者司應于封樁紬絹綸銀并鹽鐵即下令折十餘錢盜鑄偽濫有害錢法限民間半年於所在送納每十貫支給銀絹一匹一兩限滿其錢更不行用候錢入官權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許二行使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其銀絹等止是權借半年以上候收到錢撥還（長編）。大觀四年張商英言臣按唐明皇開元中姚崇宋璟為宰相出米萬石收惡錢又以好錢三百文換惡錢一千改鑄二銖四參錢昔之賢相救弊規畫計不出此當十錢自唐以來為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見窒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商貨交易得錢者必入中末鹽鈔收買官誥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民間故官私內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齎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而得實價則難行乃重輕之勢然也（長編）。大觀四年張商英言臣昨奉聖旨元豐庫椿小平錢一千五百萬貫外餘聽出入以平錢鈔物三者之價臣不量力願任其責今欲先給鈔五百萬貫付陝西轉運司

令分擘於五路沿邊收糴斛斗充代近裏州軍等第戶久來支移租賦之數却令近裏等第戶依數送納價錢假如每名支移歲費一百貫今三分損一以惠之則其利有三京庫出鈔以飛當十錢其利一也以實鈔糴斛斗則商旅不擡虛價以合鈔面其利二也等第戶免支移陪費而鐵錢輸官以待移用其利三也臣既任此則是遣一腹心人往計會孫琦等密令通知供具五路每年支移若干斛斗於某州　實計地里遠近民間每石并脚乘實出若干錢急速回報今踏逐得奉議郎桑景詢幹敏精悍有心力欲就差本人充陝西路轉運司幹當公事（長編）○政和四年庚辰陝西轉運司奏本路見行使舊大鐵錢其錢繫慶曆至和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元符聖宋字號者即見行使夾錫錢無上件年號民間易為辨認不至疑惑外只有政和通寶一色錢與政和通寶錫鐵錢文樣製相類致或夾帶般販混雜行使申乞施行尚書省勘會於錫錢諸路行使已各依便唯是陝西路般販舊大鐵錢夾帶流傳入諸路與夾錫錢混雜行使致害錢法欲自今降指揮到日其政和通寶舊大鐵錢官私更不行使仍撥赴逐錢監改鑄夾錫錢民間仰限一季并齎赴逐處官司納換從之（長編）○政和五年乙卯奉議郎權提轄措置陝西路坑冶催促鑄錢兼措置川路坑冶蔣彝轉一官彝自言政和四年鑄錢五百三十七萬一千八百貫除支破物料及諸色糜費本錢外實收淨息錢三百七萬四千八百貫數及年額故也○政和五年庚寅臣僚上言政和元年已後夾錫錢嘗與舊鐵錢一等行使仍不得別稱呼○政和二年朝廷興復鐵錢夾錫錢當銅錢二文而元初寄賣典質之家往往相繼理索收贖歸還者謂當紐折理索者欲依元數緣此紛紛爭訟不已當職官又各依違含糊不為辨白止令在外詳議元稱鐵錢即令中半交還元稱錫錢即令還錫錢元稱鐵錫錢方依今來見行錢法紐計本路漕司約束自違錢法謂政和三年五月五日興復錢法以錢典過產業地土今來收贖如元交錫錢自合用錫錢收贖臣契勘鐵錫錢一等行使自錫與鐵錢不異政和三年以後興復錢法錫錢當銅錢二文彼時此時自有輕重今後收贖理當明白曉諭合依見行錢法施

行從之

孝宗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己郊進呈解元振奏乞令光州依舒州蘄州置監鑄鐵錢　上曰此事難行後必鑄到鐵錢時可令分二三萬與光州。史臣曰弊多則錢益輕而物重况以鐵為弊又非銅比也鐵之價賤於銅而又多鐵為其輕也必矣夫以事揆事則慮有遺策以理揆事則物無遯情雖事物之微而皆有以察其利害之實神聖之明天下誦之為不可及矣（聖政）

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十一

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十二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財用門

楮幣類

三代之賦皆以粟穀所謂帛布不過一時權輕重吏俸乃分田制祿未嘗以錢幣為也

夏商之幣金為三品黃金白金赤金是也

周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注云稱責謂貸予也傅別謂券書也當是之時特民間私相稱貸以為符驗公家未嘗為之

漢自王公至佐史亦以穀粟制祿當時制賦不過口筭而人納錢百餘至

武帝用度不給於是造白鹿以爲皮幣王侯貴人或以朝覲或以會遇或以聘享必以薦璧而後行造銀爲白金飾以文采或以爲龍或以爲馬或以爲龜各有其直而不棄國用賴以少舒民力賴以少寬亦一時權宜之術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爲飛錢即楮券所由起也。我國家

眞宗朝張詠鎭蜀患蜀人鐵錢之重不可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始祥符之辛亥至熙寧之丙辰六十五年三十二界雖至巧有不能易（續訓）

仁宗天聖元年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爲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曰與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遷非便但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議田等議如前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續編）。天聖用其議一界止一百二十五萬餘緡至紹聖則增爲一百四十萬緡至元符則又增爲一百八十萬餘緡今則二千五百七十萬餘緡（會要）。慶曆七年孫甫嘗監交子務轉運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鐵錢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墓誌）。皇祐二年阮逸建言作錢樣飾以翠羽珠珮藉以鹿皮欲以錢兼行陳升之以爲漢武帝置皮幣取後世之譏況阮逸之言作僞不可用上罷之

神宗朝文彥博奏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定制財用既足則自不須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難不能無有不得已之事（續編）。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鄜耀紅崖淸遠鐵冶所收極廣苟即冶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爲交子本幷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營辦（續編）。熙寧二年條例司言高遵裕等乞置交子務交子行

於成都人以為便令河東若運鐵錢勞費宜行交子法後轉運使交子法行商賈不肯中納粮草不惟有害邊糴亦恐鹽礬不售遂罷。沈起以陝西錢不足請行交子後張景寧出使言交子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蔣恐民失業無以為生罷之後又以鈔法有害邊糴復行交子二年又以無實錢為本法不可行無益於鈔法又罷

哲宗紹聖二年上問曾布欲行交子法如何近曾令佘景相度以為可行布曰此法不可行不惟與川交子相亂兼交子須有見錢椙當乃可行熙寧四年韓絳作相兩欲施行皆議論不成而罷佘景輕易小人何可與議法（長編）

徽宗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為錢引自朝廷取湟廓西寧通行交子法以助兵費由是比天聖一界逾二十倍價益減落及至換界年分新交子一千乃當舊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壞故更張之其後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收兌云（長編）。十月又詔陝西河東數路引直五千至七十而成都纔直二三百民間貿易十千以上令錢與引半用（會要）

高宗紹興六年張澄嘗請依四川造會子與錢並行詔造百五十萬充糴本而未稀到見錢議者以為恐未信於民遽詔罷之。高宗諭兩川交子之弊曰如沈括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十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知臨安府建言楮幣以行累月合支官錢造會子流傳輸官亦許用之。紹興三十一年詔於都茶場置會子務仍撥左藏庫錢十萬貫為本錢端禮為六務取納制用皆有法平

孝宗淳熙元年勑曰劄子去歲降下指揮許人户以會子入納官物及今年正月內令諸州軍起發上供諸色窠名錢許用三分會子比見浙中州縣間交納稅物不依近降指揮許民户經户部御史臺越訴稍不遵依去處重行賞罰如此州縣不得因緣為奸人知會子之貴自然流通無滯此亦救弊之一端三省同奉聖旨依。孝宗嘗收內帑金帛以易楮藏於內庫者四百萬行於民間者僅二百萬一時楮幣重於黃金。淳熙三年四月壬子內殿進呈淮東西兩總領乞以金銀兌換會子

支遣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闕少葉衡龔茂良奏緣朝廷以金銀換會子此不過散在民間上曰何幸得會子重但更思所以闕用之因三日復宣問及此衡奏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百萬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數多寡如何恐久有弊須先究見其源兩處且各以二十萬與之充換金銀及錢銀臣申到民間入納闕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已支絕會子乞再給降上曰會子真如此少茂良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為免稅二為省脚乘三為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流通上令應副因宣諭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計衡等多遵稟聖訓而退（聖政）。七月乙未宰執進呈說上曰會子通行民間銅錢日多甚可喜葉衡奏今諸處會子甚難得謂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來止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須少待徐議施行。淳熙十年正月辛亥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上見前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王淮等奏曰誠如聖諭（聖政）。趙開知川蜀憂其楮幣之輕遂諭其至貴之時用官錢以此價收之故蜀人大為貴重。孝宗即位民間惟重錢輕楮幣於是出御府之金以佐大農盡收空券（典章）

坑冶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貢青州貢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揚州貢金三品荊州貢金三品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賣子者（並管子）

周禮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齊管子謂威公曰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

漢四百年班范二史其金之所產與夫國資其利者不見於志惟吳鄧

以銅山錢遍於天下

唐銀銅鐵錫之治二百六十八陜宣潤饒衢信五州銀治五十八銅治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

太宗時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可得數百萬緡上怒曰朕爲天子所少者非財也但恨無嘉政可以利民而卿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威靈耶遂黜萬紀

高宗麟德二年廢陜州銅治四十八

元宗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

德宗時韓洄言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

憲宗元和中天下銀治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十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

文宗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植天下不過七萬餘緡

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裴休請復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治二鐵山七十一銅治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唐志

宋太祖凡產金有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產銀有桂陽開寶龍焙三監又五十一場在饒處信建昌越衢處建福漳汀南劍邵武南安廣韶連英恩春秦興元等州軍府產銅有三十五場在饒處建英信南汀漳邵武南劍等州軍又一務曰梓州之銅來產鐵有四監曰徐州之大通利國兗州之萊蕪發於大中祥符七年又河鳳翔虢同儀蘄黃袁英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澧道渠合梅陜耀坊處吉州有十二務信鄂建連南劍邵武等州軍有二十五場產錫有九場在河南之長水及處商康道賀潮循等州軍產鉛有三十六場在衢越建南安英春韶汀漳南劍邵武等州軍水銀四場在秦階商鳳州朱砂二場在商宜道至道末天下歲課金若干兩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餘斤鐵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鈆七十九萬三十餘斤錫一十六萬九十餘斤

天禧末金一萬兩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銅二百六十七萬五千餘斤鐵六百二十九萬三千餘斤鉛四十四萬七千斤餘錫一十九萬一千餘斤水銀三千餘斤朱砂五千餘斤然金銀除坑冶丁稅和市外課利折納互市所得皆在焉。國家產金之所六產銀之所四十有七產銅之所三十有六產鐵之所四十有七產鉛之所七產錫之所一水銀朱砂之所一此舊制為然後有增罷不止此（會要）。祖宗時金歲入五萬餘兩自景德至寶元金增五萬五千餘銀增至二十一萬斤。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朕每念玆事常深痛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入白金宜三分減一。開寶四年詔昔漢法作偽黃金棄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聞京城之內競習其術轉相誑耀此兩不止為盜之萌自今犯者並寘極典

太宗興國八年詔大通冶歲輸鐵上方鑄兵器煅煉十分纔得其四五自今大通冶鐵先鑄成器俾官府冶之無使負重致遠匱民焉（會要）。至道元年廢邵武軍歸化縣金場已配買金百姓悉除之納金以棄命自例者詔永不得興置工匠悉放歸農後本軍復上言請興置是場真宗以先帝恐害及人已得停廢可從也遂罷其奏。至道二年陝西奏成州金坑歲不登望遣使按行更立新制詔曰捐金於山前聖之盛德所寶惟穀舊史之格言朕緬慕太古之風不貴難得之貨其成州兩處金坑並宜停廢又廢衢州銀冶（會要）

真宗時邵武軍上言請興置舊廢金場先是太宗至道元年詔廢是場永不得興置遂不從所請。咸平二年宰相張齊賢上言今之所患錢貨末多望擇使臣遂處相度高價招誘人戶採陶鉛錫仍按行出銅錫薪炭處置場鑄錢如此三年歲可得百五十萬貫乃命馮亮白承睿度至明年鑄錢一百二十五萬貫銅皆有餘羨乃以亮為都大提點鑄錢事以承睿同提點焉（長編）。祥符元年帝以京城金銀價貴以問三司使丁謂言多為戎回鶻所市入蕃詔令約束之。祥符九年發運使李溥奏饒江池信等州四監共鑄一百二十五萬貫使銅四百五十三萬餘

斤自景德元年至大中祥符八年出坑漸少乞告諭民有知苗脉興發處許令告官烹煉較其課利優之（會要）

仁宗時三司上言恩州陽江縣產金請選官主其事上曰毋得乘此重擾遠民宜務約束之（寶訓）。天聖三年都官員外郎柳宏奏朝廷於饒州置金鏟聚吏條而其弊尚深遂使豪商操其權貧民受其困雖差衙前戶請錢散買每一次充役遂至破竭家產又大商富賈多自京師入便饒州錢此州別無輕貨止買生金官錢既少私價轉增是致一方久罹其弊今請住諸處商客入便饒州錢一二年間驗其損益金價必減民力稍蘇其利歸公家用制商賈遂從之。天聖五年買金遂等第每兩各添錢一貫自是金數多詔獎本州長吏以下宰臣王曾等言獲金雖本州長吏以下雖多深慮耕鑿之民遂廢農業爭趨學利望諭本州當切體量止絕遂從之也。慶曆三年六月甲辰詔曰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銅銀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掊克之政當抑而弗宜然尚慮有遺利而傷民者轉運司其諭所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長編）

神宗熙寧元年詔天下貨寶坑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會要）。元豐元年提點江浙等路坑冶鑄錢胡宗師言信州鉛山縣銅坑發已置場冶乞借江東提舉司錢二十萬緡以新鑄錢息二分還福建二浙有銅坑處准此戶部言宗師言皆推行詔借江東提舉司錢十五萬緡以新鑄錢還所乞福建二浙借錢不行（長編）

哲宗紹聖二年十一月同管勾陝西路銀銅坑冶鑄錢許天啓言撿踏到銅苗興發計六十餘處內四處已置場差人烹煉外如銅苗興發在京西川路亦乞許度前去撿踏從之（長編）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湯鵬舉奏前日罷坑冶鑄錢司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撿本錢兼別差官所以臺章論列兼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唱為異議願陛下以鑄錢專委轉運司必能就緒上宣諭曰此一事朕詢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疏朕謂凡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後可若一人唱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聖政）

孝宗乾道二年以饒州貢金千兩民力不支遂減十分之七以蘇一部

之民饒州貢銀。坑冶宋朝舊有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於官舊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內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錢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也（四朝志）

鬻爵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漢文帝時因鼂錯請令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是時張釋之以貲為郎漢初貲得萬錢乃得官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入貲四方皆可得官

武帝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慕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拜武為中郎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通典）。元朔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至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通典。又化令株送徒入財得補官黃霸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成帝鴻嘉三年賣爵價級千錢

後漢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通典）

靈帝光和元年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時司徒崔烈入錢一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嫌其銅臭（通典）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以吾可方漢何主毅對以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得不及古人猶克己為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

以實官曰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通典）

唐肅宗至德二年御史鄭叔清奏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又准敕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千文若粗識文字准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文蓋先已納錢今再納錢求出身也（通典）

德宗時募民入粟河北淮西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

宋朝太宗時州郡有水旱之災民艱食者許富民入粟賑貸飢民等第授官。淳化中勑一千石賜爵一級二千石本州助教二千石本州文學四千石試大理評事三班借職五千石與出身奉職七千石與別駕不簽押公事一萬石與殿直。太宗朝恩例差減於此天聖八年河北民飢亦用此例

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西漢晁錯以為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入粟授以爵塞下之粟必多故文帝從之令民入粟備邊六百石爵上造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事存典故利及公家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水部郎中許元豹言緣河州縣和糴邊穀數少望許進獻糧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奏請令河北定州廣信安肅軍北平寨入穀千石授本州助教文學三千石賜出身三千石授簿尉借職四千石授奉職五千石授寺監主簿六千石授校書正字七千石授太祝奉禮郎八千石授大理評事殿直九千石授諸寺監丞侍禁萬石授大理寺丞供奉官真定府洺邢趙冀貝博瀛莫雄霸等州乾寧順安信安永定永靜等軍千石以上加百石授助教文學二千石以上復遞加一百石至萬二千石授大理寺丞供奉官大名府懷磁衛相澶等州通利軍千石以上加五百石授助教文學二千石以上遞加五百石至萬

五千石授大理寺供奉官止。處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宰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乃請陝西諸州亦如此制既而有司復定環渭涇原儀州鎮戎保安軍同定州等處涇定鳳儀邠鄜秦隴鳳州同洛州等處鳳翔河中府陝同華解乾耀丹坊虢成階州同懷州等處悉從之（長編）。**天禧**二年學究鄭可狀本州民闕食願出粟五千八百石賑濟望賜弟選班行奉旨不行晁迥李維上言臣等商度損餘補之為利亦大望令宰臣定議特從其請俟豊稔即止

仁宗 **康定**初陝西用兵太子中允尹洙請為鬻爵為土軍營房及所給物賞其鬻爵之法凡入粟五百斛為上爵許入珠金為婦文服飾得與本部七品官接坐入粟百斛為下爵許蓄女使以銀為飲食器三司使鄭戩為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葉清臣參議以謂未能勸勝於閫外適是斂怨於天下其議遂寢（長編）。**慶曆**七年詔繫方銓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參軍洎上州判官資考深無過犯方注縣尉主簿如循資入縣令錄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臨監物務從御史知雜李柬之請也。**嘉祐**六年詔凡入貲為郎至升朝官戶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止

神宗 **熙寧**元年賜河東路轉運司試將作監主簿太廟齋郎州助教攝助教空名敕誥各三十令乘秋熟募民納粟實邊俟已授官仍更免差役之次從轉運使劉庠請也癸丑詔給將作監主簿齋郎補牒州助教攝助教敕各三十下鄜延路募百姓入粟實邊仍免徭差一次（長編）。**熙寧**七年賜敕誥補牒振貸涇原環慶路饑民及為永興常平糴本

哲宗 **元祐**元年上官均言百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年寡過例該祿仕又豪右之家以貲受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獎薦之所不及彼固分其卑賤豈復有奮勵之意其視補蔭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卿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臣以為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裁抑者特奏資蔭胥吏是也

高宗 **紹興**元年詔以米價踴貴細民闕食令諸路州軍以常平倉粟量

度出糶仍令州縣勸誘積穀之家將頒糶數具文曆出糶如及三千石以上補守闕進義副尉六千石以上進義副尉九千石以上下班祗應一萬二千石以上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進武校尉二萬石以上者取旨優異推恩已有官蔭者此類別作施行（聖政）

孝宗淳熙三年詔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見在綾紙告身並繳赴尚書省毀抹（會要）

漢爵二十級自公士至不更四級為士爵（公士上造簪裊不更）自大夫至五大夫五級為大夫爵（大夫。官大夫。公乘。五大夫。）自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為卿爵（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太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以至關內侯則內諸侯也徹侯則外諸侯也皆爵也世多以秦商君為政為爵十八級合關內侯為二十等殆秦制乎殊不知自齊已有勇爵之名而春秋傳已有所謂庶長鮑者則其來非一日矣意者自春秋以來急於攻戰設爵以示天下至秦而益以武功為尚而爵級之制備於商君上諸爵以待軍功下非功則不能以倖得所以起天下好戰之心而搖其運動之微權也高祖造漢自戰而得之軍功既多而爵級亦濫暨天下既平往往人不以爵為重而有善遇高爵之詔不如詔者重論之與高祖正懼爵級之輕而人或賤簡之也然而天下猶不以爵為重朝廷之賜民爵並加而無閒蓋視為恩典之常耳。武帝繼業思所以振起武功故於爵不得不重專置武功爵以賞軍功其等十有一士爵四級（造士。閑輿衛。良士。元戎士。）大夫爵三級（官首。秉鐸。千夫。）卿爵四級（樂卿。執戎。政戾庶長。）軍衛耳較之秦爵遂減其十爵級既少則轉者易及所以作新天下之意而啓其尚功之習也至於舊爵之級亦不輕予卜式以輸財助兵費於是賜爵左庶長以布告天下使知帝意之所向焉

群書考索卷六十二

後集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羣書考索卷六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臣　王　刊行

○財用門

釋僧類

後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晉末偽秦姚興僭位一方招延緇素演說佛經四方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

南朝齊武帝遣詔公私不得出家為道及起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

之禁浮屠

梁武帝篤志事佛前世所未聞至於捨身披緇以為奴隸宗廟之祭不薦毛血重圍之中猶聚大衆以念佛卒使臺城不守身辱國亡

魏顯祖時平齊戶及諸民歲輸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凶荒以賑民於是僧祇戶粟徧於州鎮矣（宋朝帝紀）

唐高祖初傅奕上䟽極諫詆浮屠法中書令蕭瑀進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非孝者無親瑀不答。高祖九年廢浮屠老子法至

太宗復立之

明皇欲相姚崇崇上十事曰武后造福先寺費鉅百萬臣請絕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

元宗時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又於輔關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

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張鎬曰天子之福安在養人願勿以小乘撓聖慮

憲宗迎佛骨于鳳翔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䟽切諫憲宗大怒將加極刑裴度崔群為之營救乃貶潮州刺史

武宗素惡僧尼會昌四年勑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勒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及

宣宗立盡反為會昌之政

懿宗咸通十四年八月上遣使迎佛骨群臣諫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上不聽（本紀）

周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乃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

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十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宋朝兩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餘人歲度千人自後削平諸國其後僧籍彌廣江浙福建尤多

太宗崇尚釋教興中國置院於太平興國寺後改爲傳法院車駕亦嘗臨幸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災施護等取所獻梵夾翻譯焉息天災等人賜紫袍師號又命文臣潤色其文是歲息天災等獻所譯經文一卷詔入藏刻板流行自是盡取禁中梵夾俾之翻譯每誕節即獻經焉息天災等皆至朝散大夫光祿鴻臚卿以卒自是譯經之盛近世無比。**太宗**作新譯經之首敘序。**雍熙**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者方許繫籍。○**至道**元年覽泉州僧籍一歲未度者僧四千餘人聳然語侍臣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餓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至

國朝嘗降約束

真宗景德二年上御便殿引對諸寺院主首僧詢行業優長者次補左右街僧錄先是道官正令功德使選之述補所置或非其人故上閱試焉。**祥符**元年軍卒張霸緣相國寺僧竿捨身上語近臣曰朕昨令詰其故霸在營常誦經無爲惡之迹然事佛豈在捨身蓋愚人不曉其旨若不戒約恐寖以成俗愚民無故自殺耳自今爲檢約。**祥符**三年命李維直史館路振等宿於中書出經論題考試左右街僧官而序遷時又命知制誥王曾等考試道士石知章等十人中選爲道官也。**天禧**二年三月詔不許刱修寺觀院宫州縣常行覺察如造一間以上許人陳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縣不切覺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節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請刱造寺院開置戒壇如違御史彈奏。是歲又詔諸處不繫名額寺院多聚奸盜騷擾鄉村況有條貫不許存留並令毀折其舍宇三十間已上並留存。**天禧**二年八月詔普度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萬二千九百餘人。**天禧**三年知越州高紳言僧尼既受

戒還家即受父母拜禮臣責問僧司其言有實切見唐正觀五年嘗禁僧尼受父母拜望降勑特行戒止奏可違者重決罰之。天禧三年以宰臣丁謂為譯経使潤文官一員以學士晁向李維同潤文二員丁謂罷使後亦不常。天禧五年道萬九千六十六人女冠七百三十一人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江浙福建常居天下半一。仁宗天聖四年宰臣王曾等言剃度大多皆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政化張知白言臣托樞密日嘗斷劾盜有一火之中全是僧行者上曰自今切宜懲革勿使太濫（懲革太監）。天聖八年詔應男子出家為僧道者祖父母父母在別有親兄弟侍養方可得出家（禁男子祖父母父母在不許出家）。景祐元年道士萬一千五百三十八人女冠五百八十八人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三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三人。慶曆二年道士萬九千六百八人女冠五百二十二人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八人尼四萬八千四百十七人。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百人度一。至和元年詔乾元節度僧限百人度一人。嘉祐二年賈昌朝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遊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奸人自今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若於無事時立為陳乞恩例則亦可惜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年（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熙寧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熙寧二年王安石嘗奏事上問曰程顥所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不達王道之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於豐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責祠部所剃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熙寧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修城。熙寧七年賜度僧二千

五百道賑涇原環慶路飢民及永興路常平糴本。熙寧八年上批勘會賣度牒數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元豐七年門下言度牒已著令每道為錢百三十千檢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償高處別取旨從之

高宗紹興七年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千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數年其徒當自少矣（長編）。紹興十三年進呈壽皇寺乞每年撥放有礙非降權注指揮上曰既有權注指揮且休放行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欲非毀其教絕滅其徒有喜釋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中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盛耳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一度牒之利若住撥放十數年之後其徒當少息矣（禁度牒）。紹興二十六年王太寶乞減折帛錢劄子上曰王太寶近年乞放行度牒未曉朕意建言者多以出賣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佛老自東漢永平間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至於八百此時安在哉朕以為人主但當凡事上則求合天心下則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紹興二十七年上曰今田萊多荒若更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經總制

宣和間王師討方臘命陳亨伯經制東南七路財賦亨伯始議若賣酒若鬻糟若商稅若田宅貿易牙稅若頭子錢若樓店錢皆稍增其數別歷收繫以供移用謂之經制錢其後盧用原為發運判官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經制使倣其法又取贏焉謂之總制錢東南一歲所入一千七百餘萬緡。靖康初凡亨伯所創名色一切罷。建炎三年議者復請推其法行之於是權添賣酒錢量添賣糟錢添收牙稅錢加收頭子錢增收五分房錢盡收隸經總制建議之始猶曰軍興權行事定即罷

而後來申請滋多名因浸廣如商稅鈔旁勘合朱墨之屬視宣和有加爲頭子錢始也每緡十文。宣和初年二十。紹興五年三十。十年四十。乾道間五十六有繫額不繫額之異

月椿

月椿錢始於紹興江西謂之月椿湖南謂之大軍錢初大軍分屯江淮調度趣迫轉運司提督諸郡隨月椿錢以應軍須元降指揮以繫省不繫省封椿不封椿錢取撥應辦然其名色錢隸截用之外類皆有名而無實違事既窘重爲州縣之病數翻引鬻狀紙隨事科罰以足其數。紹興九年虜人敗盟中原用兵經費至廣江東運使馬承家奏請置月椿錢時參使孟庾主其議將繫省不繫省錢有額上供無額上供等五十餘件不以有無拘碍仰取合于窠名每月先次收椿如月椿錢未足未許解諸司錢比紹興九年二月指揮也故當時降詔不許科罰後來歲月浸久諸司往往全額奪去而縣道獨畱其名所謂月椿錢無非鑿空憑取於民也

會計錄

周時任民以九職致之以九賦節之以九式而大宰之尊實司有職然猶立會計之官以謹其出納之數有職內以會其入職歲以會其出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役其所以會之者非若後世計於數歲之後也其分之官司有日要爲有月成爲有歲會爲其出納之數少差於書則會計之官隨而正之蓋懼其循習而弊生也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福建鄂岳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所調發不在此數（通鑑）

宋朝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

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

真宗景德會計録

景德元年丁謂權三司使撰景德會計録五卷上之（續長編録要）。四年丁謂上會計録時議封禪上慮用度不足以問謂謂奏府庫充實遂以會計録上（聖政編年）

祥符會計録

祥符九年辛酉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會計録特前為三司使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户口財賦凡户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四口一千八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三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絲綿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塩酒稅榷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詔獎之仍付秘閣

仁宗皇祐會計録

皇祐四年田況除三司使金穀用度利害纖悉居不備舉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為稱職撰皇祐會計録上之上嘗面諭之曰卿諒猷深遠器識寬厚可任國大事未幾拜樞密副使（續長編録）

英宗治平會計録

治平中蔡襄著治平會計録（會要）

神宗熙寧會計録

國家自天聖以後用度浸廣故於會計録加詳神宗嗣位用王安石參預樞要尤以理財為先務。熙寧三年條例司始議取三司簿籍考觀本末與使副同商度經久廢置之宜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詔用其議以劉瑾等編三司歲計及南郊式金君卿等編三司籍簿條例司總領焉（四朝志）。熙寧五年朝廷患天下文帳之繁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請選吏於三司額為一司命以驅磨帳司之置始此矣後以張設官吏糜費過當而罷。熙寧七年十月庚辰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相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校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天下户口人丁稅賦及場務坑冶河渡

房園之類祖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注籍歲比較增虧及具廢置名件錢物羨餘橫費等數或收多則尋究因依以當職之官能否為黜陟若支不足及有羨餘理當推移使有無相濟如此則國計大綱朝廷可以省察議論政事足寬民力仍乞臣僚提舉（同上）

哲宗元祐會計録

元祐中蘇轍著也其叙曰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別有五一曰收支叙而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三萬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帛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八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二曰民賦叙有曰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蘇轍）。元祐元年四月戶部言左司郎中張汝賢言乞諸路轉運司會司自熙寧以前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朝廷常供之外非泛所須者歲又幾何熙寧以前歲入幾何仍具其事之費因某法而有今某法既改則其費可罷要以省不急之用量入以為出則無異時之患從之（通鑑）。元祐二年有司奏制國用量入為出必當周知天下金穀之數以察登耗虛實乃能裁節繁冗必資成法以為總要國家自景德至熙寧並修會計録宜復講修以備觀覽三年編修會計録成韓忠彥蘇轍抗疏謂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先是裁減浮費所損者二十餘事太后遂以身先天下減親族恩澤（四朝志）

數月

真宗景德四年七月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收戶三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總舊實管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一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口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總六千三百七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九貫石匹斤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三百

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欲望特降詔自今以咸平六年戸口賦入為額歲較其數具上史館從之（長編）○天禧五年天下戸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三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所收租稅比至道末斛增一百七萬五千餘石錢增二百七十萬八千餘貫絹減萬餘疋絁紬減九萬二千餘疋布增五十萬六千餘疋絲綿減三萬五千餘兩綿減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餘斤芻茭減一千一百萬五千餘圍蒿減一百萬餘圍炭減五十萬四千餘秤鵝翎雜翎增十二萬九千餘莖箭幹增四十七萬隻黃蠟增五萬餘斤又鞵八十一萬六千餘量麻皮三十九萬七千餘斤鹽五十七萬七千餘石紙十二萬三千餘幅蘆蕟三十六萬餘張大率名物約此其折變及移輸比壞者視當時所須焉至道末上供錢一百六十九萬二千餘貫金一萬四千八百兩銀三十七萬六千兩絲七十萬五千兩綿四百九十七萬兩紬三十七萬九千疋絹一百七十萬八千疋絁五萬二千匹布二百一十萬六千疋人榷利所獲總一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貫國家率三歲一親郊祀共計緡錢常五百餘萬貫太半以金銀綾綺絁紬平其直而給之凡邦國內外擧一歲之費錢一千六百九十三萬餘貫金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銀六十二萬餘兩絲三百三十三萬三千餘疋紬九十萬三千餘疋絁五萬九千餘疋綿七百四十五萬兩絲線一百六十四萬兩布二百六萬三千餘端粟二千一百九十四萬石芻二千二百萬六千圍擧一歲京城給文武官三班使臣及諸司人等奉錢四萬五千八百餘貫給以他物者九萬一千四百餘貫祿粟五萬一千餘石糧五十四萬二千餘石騎軍一歲給錢六十八萬餘貫都虞候以上祿粟一萬四千餘石糧一百一十八萬餘石步軍一歲給錢七十一萬餘貫祿粟七千八百餘石糧一百八十二萬九千餘石大抵若此而亦有盈縮焉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獲錢二千六百五十三萬餘貫金萬四千四百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九百餘兩絲四百一十七萬二千餘兩綿一千八百九十九萬一千餘兩絹一百五十五萬二千餘疋紬九百四十一萬五千餘疋綾二千四

萬四千餘疋絁一十三萬七千餘疋紗縠二萬三千餘疋綿綺二萬八千餘疋布三百五萬七千餘疋茶七十六萬餘斤鹽二十六萬三千八百餘席香藥真珠犀象七十餘萬斤條片顆竹木蕟箔三百六十餘萬條片五穀二千九百八十三萬餘石草三千萬餘圍木炭薪蒿千餘萬斤束緡貫錢二千七百一十四萬餘貫金一萬三千五百餘兩銀五十八萬餘兩絲三百六十三萬二千餘兩綿一千六百五十萬餘兩紬七十六萬四千餘疋絹四千一百七十三萬七千餘疋綾十萬七千餘疋絁五萬二千餘疋羅二萬七千餘疋紗縠一萬一千餘疋錦綺六千七百餘疋布一百二十九萬七千餘疋茶三十六萬六千餘斤鹽十一萬八千餘席香藥真珠犀象五十二萬三千餘斤條片顆竹木蕟箔一百二十三萬二千餘條片五穀三千四百五十八萬二千餘石草三千四百三十八萬三千餘圍木炭薪蒿四百五十萬餘斤束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五十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丁謂為三司使嘗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為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必有優詔獎焉

仁宗皇祐元年戶部副使包拯言此疏不得其陳跡（諭慶曆八年求八數必是次年也因附此）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二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之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月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萬七千匹貫石兩支數闕當考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疋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疋貫石兩。慶曆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七千四百疋貫

石兩丈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疋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五十九萬六千五百疋貫石兩丈二千二百四十九萬九百疋貫石兩况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以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用度日廣沿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在哉臣以謂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者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道矣望陛下上體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招募揀近老弱土木之功不急者悉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弊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之費當平成之代建長久之策願陛下留御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長編）。皇祐二年正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聞（四年正月乃以聞。長編）。皇祐四年王堯臣王守忠陳旭等較慶曆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凡金幣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相耗登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一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亡餘為書七卷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二年正月受命至是乃上之。長編）

英宗治平四年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計會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祐中收商稅數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後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

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疏。○長編）

神宗元豐三年宋興承五代之弊而六聖相繼與民休息致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三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目而杜之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馴致不過有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財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

高宗紹興五年臣聞周室制國用之法在於用地大小視年之豐歉量入以為出漢祖定天下之本在於得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國朝景德皇祐皆有會計錄至治平熙豐亦有此書其後蘇洵又倣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畧亦有可觀者皆所以總括巨細綱纖悉出納凡天下賦入與官吏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我國家比年以來財賦清虛用度滋廣正宜括歲入之厚薄因計歲出入之多寡分其品目別其名色總會考覈載之圖籍檢考之間如運之掌斯可以裁減浮費增益邦賦誠今日之先務也望選委詳練財賦之官俾效景德元祐等書撰集成錄自元年至四年爲率每歲所出之數列之於前却以今歲計之除頒借已支費外總計見今實有之數合計若干復以日下至歲終凡官吏之

費乃應千合用之數通計若干名曰會計錄量入為出既有以見有無之實絕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庶幾國用有制

光宗紹熙三年臣聞當今之務莫急於寬民力自國朝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而倍於唐室矣其後可增歲廣至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歛然後歲入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倍於祖宗時多矣祖宗時中都吏部錄兵廩之費全費不過百五十萬元豐間紛更費用無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末崇侈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百一十萬[illegible]不預焉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之時多矣此無他故所取者皆祖宗時所未嘗有作俑於後來也所用者皆循習升平積弊而不量今日之事勢也何謂後來作俑今上供正賦不過緡錢二百萬此如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宣和末[illegible]運使經制兩折創立建炎初呂頤浩再復）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參政孟康總制創立）月椿錢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應副大軍創立）皆祖宗未嘗有也其他名色煩碎如增收縻收糴本降本七分五分之類又起於近時也姑以兩浙言之在祖宗之時一歲通收緡錢不過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郡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淮歲輸緡錢千一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六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隸朝廷州縣支費亦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斯民安得不窮困無聊耶

群書考索卷六十三

後集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